

无名氏传

独

侠情小说
名家传记

最初的蜜
沙漠上的绿洲
爱与死的命运悲剧
爱与痛的漩涡

行

槐花飘香的季节
惊心动魄的一夜
尼庵独夫

人

耿传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踪



侠
情
小
说
名
家
传
记

独行人踪



无名氏传



耿传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行人踪:无名氏传/耿传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4

(侠情小说名家传记丛书)

ISBN 7-5399-1604-4

I. 独... II. 耿... III. 卜乃夫—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600 号

书 名	独行人踪:无名氏传
作 者	耿传明
责任编辑	郭济访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04-4/I·1510
定 价	14.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言

1967年2月18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登出了台湾知名小说家高阳先生的一篇短文：《念无名氏》。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无名氏是一个格外神秘的人，在三十年代的作家中，他像不为人知的隐士一般，他在哪里？像罗圣提那样在深山修道，还是在北大荒参加劳改，他可知道他的著作已化作绚丽的色彩，生动的形象，将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岁末天寒，遥念这一位于我毫无渊源的远人，草此短文，默致祝福。”高阳的这篇文章是因台湾国联公司筹划拍摄以无名氏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为底本的电影剧本而作。

1949年之后，无名氏从两岸文坛销声匿迹，仿佛已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消息。关于他的行踪，流传着几种说法：高阳文中已提到其中的两种即“深山修道”和“北大荒劳改”；其他几种说法是：他在南非洲或南美洲；他在新疆；他因精神分裂症而住在杭州疯人院中；他在香港新界的一座寺庙中潜居。一种较为接近事实的说法是他正为肺病所苦，在内地过着一种隐姓埋名、息交绝游的困窘生活。



无名氏的胞兄卜少夫,时任香港《新闻天地》的总编,终于在沉默了二十七年之后的1976年,开始向外界公布无名氏的生死下落,并向人们介绍无名氏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半生经历以及他的文学活动。由此,人们开始了解无名氏这位文坛怪人的传奇人生。

无名氏,名卜乃夫,原名卜宝南,又名卜宁,江苏南京人或称扬州人。他于1917年1月1日生于南京,父母老家都在扬州。他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成名,其《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曾是轰动一时的言情畅销书。从1941年到1949年,短短六年里,他出版了《北极风情画》(1944年7月)、《塔里的女人》(1944年10月,西安)、《露西亚之恋》(1946年9月,上海)、《火烧的都门》(1947年,上海)、《沉思试验》、《龙窟》(1948年,上海),以及《无名书稿》中的《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等八本小说散文集。这位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奇异的创作风格的作家,其人其作曾在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天翻地覆、海立山飞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浪潮将他吞没,但他并没有被人们忘却。他人虽已销声匿迹,但作品却仍在暗中流传。所以引发了素昧平生的高阳在海峡彼岸的生死相问。1958年著名的香港小说家倪匡就以衣其的笔名写了1949年之后第一篇谈无名氏及其作品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展望》杂志上。引发他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他在香港的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当他询问摊贩此书的价格时,摊贩开价之高令他目瞪口呆。但摊贩却言之凿凿地告诉他,“无名氏”这个名字就值这个价!台湾国联公司又在六十年代将无名氏的两本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和《塔



里的女人》搬上了银幕,更引起了人们对无名氏的极大兴趣。在中国内地,处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荒漠之中,散布于穷乡僻壤插队落户的知青手中传阅的“地下小说”中,也就有无名氏的这两本小说。

尽管无名氏的创作当时就偏居于文坛的边缘上,他的两本成名作曾被左翼文坛视作荒诞离奇、逃避现实的“庸俗”之作,而又被右翼文坛认定是整个抗战时期写得“最为恶劣的作品”。但这两本小说却在民间特别是在都市青年男女中极受欢迎,具有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无名氏的这两本小说给他带来的这种“盛名”,以至于引起了一出“李鬼”式的闹剧。有人在台湾冒充“无名氏”招摇撞骗,却不幸遇到了无名氏在四十年代结识的老朋友、当时任韩国驻台大使的李范奭的注意,亲自去验明正身,才揭穿了西洋镜。

单就无名氏其人其作这种被打杀和被捧杀的奇特遭遇就足以让人不能无视这个文坛奇人奇作的存在。人们忍不住要问的是:

无名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作品在现代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遇?

他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童年与少年时代

1. 扬州卜家 / 1

2. 童年生活 / 4

3. 藐视文凭的中学生 / 7

第二章 山城重庆与纯情之爱

1. 西上巴山作义民 / 12

2. 最初的蜜 / 17

3. 记者生涯与“泄密事件” / 25

4. 韩国光复军与《水之恋》 / 27

5. 文坛起步 / 33

第三章 “无名氏”脱颖而出

1. 随军“客卿” / 38

2. 沙漠上的绿洲 / 44



3. 华山之游与天地境界 / 52
4. 《北极风情画》引起轰动 / 58
5. 战地采访 / 67
6. 爱情“长恨歌”:《塔里的女人》 / 77
7. 创办“无名书屋” / 86

第四章 爱与痛的旋涡

1. 除夕奇缘 / 94
2. “无名斋”的女贵客 / 102
3. 槐花飘香的季节 / 110
4. 爱情炼狱 / 119
5. 惊心动魄的一夜 / 126
6. 乱世未了情 / 137

第五章 《无名书稿》: 生命境界的开辟与提升

1. “铁与火”时代里不和谐的旋律 / 149
2. 从“魔鬼主义”到“冰川哲理” / 158
3. “圣经方式”与“巴洛克”风格 / 166

第六章 西湖卜居

1. 尼庵“独夫” / 176
2. 葛岭梦痕 / 186
3. 闭户著书 / 194
4. 塔底的女人 / 202
5. 事母至孝 / 212

第七章 幸福的黄昏

1. 奇人奇缘 / 220



2. 晚年行踪 / 227

3. 文坛声誉的沉浮 / 234

附录：无名氏文学创作年表

结语



第一章 童年与少年时代

1. 扬州卜家

扬州是古运河养育的历史文化名城。运河最早在扬州一带开挖,扬州在运河的哺育下发展繁荣。运河的开挖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灾难,但却给予了扬州在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经济文化的繁荣。唐代诗人皮日休在他的《汴河怀古》中这样写道:“尽管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大运河沟通南北,使扬州一跃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海船也可直达城下,使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口岸,直到近代铁路的出现,才导致了运河沿岸商贸城市的衰落。但一千多年中扬州一直是商贾如织的繁华之地。

扬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它的繁华曾招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览,光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就有半数以上来过扬州。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禹锡、高适、王昌龄等,都在扬州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在他们的笔下,扬州是:“万艘江都郭,一树梅人家。”(刘长卿)“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李绅)“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这种文风极盛的地域文化想来给以后的卜乃夫以一定的影响。但是与无名氏有直接关联的却是一位清代大儒、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焦循焦理堂。清代的扬州是海盐的运销中心,扬州的繁荣处处留下盐商的痕迹。江都薛寿的《读扬州画舫录书后》中,有云“吾乡素称沃壤。国朝(清)以来翠华六幸。江海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容。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荟萃甲于他郡”。这样的经济条件反映到思想界学术界中便产生了如汪中、焦循、阮元这样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形成了远非吴皖二派所能及的扬州学派。其中最足以代表扬学精神的便是焦循。卜乃夫的外婆家在扬州北乡黄珏桥,正是焦循的故乡。而卜乃夫的启蒙老师就是焦循的曾孙,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末秀才。他跟这位先生学古文。焦循也被卜乃夫视为故乡的骄傲而经常在文中提起。

焦循,字理堂(1763年—1820年),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嘉庆六年中举人。一应礼部试后,就托足疾辞归乡里,不入都市者十多年。他把他的老屋名为“雕菰楼”,大半生读书著述其中,生活清苦但怡然自乐。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我老于此也。”焦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读一书必穷究其源,以是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通,尤精于《周易》。他的一生著述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及《曲考》、《孟子正义》、《易通释》、《易图说》等。焦循嗜书如命,虽生活贫寒,但遇到好书,必竭力购求。他的文



集中有一段“售田买书”的记录：时值荒年，焦家又迭遭凶丧，负债日迫于门。有良田数十亩为乡猾所勒买，得价银仅十数金。“时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银泣不忍去。适书贾以此书《通志堂经解》至，问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银未及半，谋诸妇，妇乃脱金簪易银，得十二金合为二十七金。问书贾，贾曰：‘可矣’。盖歉岁寡购书者，而藏书之家急于得值也。余以田去而获书，虽售欺于猾，而尚有以对祖父。确喜妇贤，能成余之志。是夕，餐麦屑粥，相对殊自怍也。”无名氏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焦循的这样一件轶事：焦循曾用《易经》给一瓷瓶占了一卦。卦爻辞告诉他：瓷瓶当于端午节正午寿终正寝。他就在端午节这天，守在桌旁，看瓷瓶怎样毁灭。天正午时，一家人过节，围桌就餐，独缺焦循。他母亲去寻他，看到他还在一个人对着一个瓶子发呆。老太太怒道：“什么鬼瓶子——饭菜都上桌了——一家人只等你一个人！”随之右手愤愤地向桌上一挥，瓷瓶应声落地，碎了。焦循看一下日头，正是午时！这个传说固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也表现出焦循格物致知的严肃认真。焦循治易乃至“自誓于先圣先师，尽屏他物，专理此经。日坐一室终夜不寐。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焦循的这种为人处事、做学问的书生气对无名氏一直有着潜在的影响。文坛上的无名氏很狂，但狂得认真，狂得执著，狂得全副身心地投入，这种言行一致的“狂”可以说是无名氏的一大特征。

卜乃夫的祖父卜庭柱原籍山东滕县，是一位沿运河经商的商贩，后来落脚到扬州做布匹生意，后代也就成了扬州人。

卜乃夫父辈共有六人。家有田地近百亩。他的父亲是第五子，名世良又名善夫。卜家分家时，卜世良只分得二三十亩稻田。卜世良主要以行医为生。他穿着一袭长衫，由扬州乡



下到镇江,再到南京,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南京很多人都称道他的医道。他还搞了若干商业投资赚了一些钱。五十岁时,已买地三百亩。卜乃夫弟兄六人。家谱是“宝”字。大哥宝珊,扬州八中未毕业转入南京第一工业专门学校,后到天津北洋大学攻机械科,和国民党日后的显贵陈立夫是同期,因肺病去世。大哥的死对父亲打击极大。不两年,父亲也去世。二哥少夫,名宝源。三哥力夫,名宝鼎。老四乃夫,名宝南,即无名氏。老五早夭。老六幼夫,名宝椿,出生数月父亲就去世了。父亲之死使卜家稍稍陷入困窘之中。卜家众兄弟都很小就走上社会谋生,没有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他们都具有很强的个人奋斗精神,二哥少夫留学日本,后来当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上海《申报》的副总编辑和香港《新闻天地》的总编。六弟幼夫 1949 年之后去了台湾。三哥力夫死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无名氏于 1982 年也去了香港,后到台湾与兄弟相聚。

2. 童年生活

无名氏生于 1917 年,童年时代长期和外婆生活在扬州乡下。他在四十年代曾写过一篇散文《逝影》,其中就写到扬州故乡给他留下的童年记忆:

田园的黄昏是甜柔的、默默的,人行在苍茫的泥途上,似夜梦未醒,全身被一片迷离气氛浸润着,眼睛虽睁犹闭,遗忘了脚下的坎坷与崎岖。夹道是淡金色的稻田,



累累荒凉的坟丘,半亩长方池塘,围以颓唐的衰柳。憔悴的柳丝在茫茫暮色中惺忪着。这些景物对于我是一帧读熟了的画,闭着眼我也能指出画中一草一木的位置。

这是一幅典型的江北乡村图画。对无名氏来说,它是既有温情又有无奈的故乡。它还残存着旧的时代的田园诗的余韵,但更触目的是它在二十世纪现代文明冲击下所呈现出的颓败和荒凉,这是一个闭锁的、停滞的、保守的乡村。

无名氏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进了镇上唯一的一所小学。幸运的是无名氏在这所小学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姓焦,是焦循的曾孙,他担任这所小学的校长。这位焦老师,年轻的时候感慨家道中落,一度浪迹江湖。在外地度过了志高薄云的盛年,再回到故园时,剩下的只是一把年纪和一颗没有死的心。他在镇上办了一所小学,想在这个“龟不生蛋的地方”培植一些新的苗芽。这所小学设在镇中的一个古庙的隔壁。无名氏曾这样描述这所小学的情形:“庙的青春早已阑珊,此刻正踏上它的暮年道路,灰白色瓦楞上点缀着淡褐色雀儿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野草植物。屋脊上‘风调雨顺’墨迹经粗野的风雨侵蚀,漫漶得难以辨别。只有葫芦顶还叨幸瓦全,心灰意冷地兀立于巅际,原有的深金色已被冲淡成迟暮美人最忌的枯黄。庙的外形的种种雕饰画迹,也已匿迹,代替的是逝去岁月所留下的沉郁。”由于焦校长和他的小学存在,这所小学成为小镇上新文化的大本营。卜乃夫在这里上了四年小学,开始接受新文化的教育。当小学生第一次把一只“比人头大的”足球拿到庙外草坪上踢玩时,曾哄动乡里,全镇男女老少,乡民们把小学生都看成是“疯子”,小学校就成了“疯人院”,焦



老师是“疯人院院长”，足球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一只足球就激起了这凝滞乡村的死水微澜，因而群起反对，这也是新文化在老大帝国所遇到的普遍命运。焦老师和他的小学校在镇里成为顽固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所幸，焦老师以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下来，直到三十年代抗战前夕才被逼辞职。

无名氏的童年时代远离父亲，主要在扬州乡下的外婆家度过。关于他的童年资料极少。但从他成年之后一篇记载他对温婉贤淑的韩国少女闵泳珠的爱情的日记中，大致可以推测他的童年是寂寞的，是渴望母爱而难以得到满足的。成年之后，他把这种对母爱的渴望投射到所爱的对象身上，希望能从爱情之中得到母爱的满足，可见这种童年的寂寞对他的一生都有潜在的影响。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文字：“媚，我从小就没有完美的母爱，我从未完整的领略过完整母亲的心。我多渴望有一只母亲的手来抚摸我啊！你，我的小母亲，能够让我做你的忠实的孩子吗？我梦想有一天能再躺在摇篮里听你轻轻摇着我浅唱着摇篮曲，在那幸福的一瞬，我愿瞑目长眠在你的怀抱里。……从第一次和你谈话起，我就从你身上呼吸母亲的芳香，从你的小嘴里听到母亲的声音，从你的脸上看到母亲的脸色。……我如果真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此外对人生还有什么需求呢？有了媚的母爱，我一切都有了。媚是我灵魂的灵魂，生命的生命，可是媚，我永恒的爱人，你愿给我你的母爱么？我，你的最忠实的孩子！”家中兄弟的众多、幼时母与子的分离、父亲的早逝、家境的中落；十七岁时又只身远离家庭，赴北平流浪求学；青年时代适逢抗战，离乡背井，颠沛流离，更难感受到来自亲人的关爱和温情。无名氏的心是高傲的、孤寂的，又是自卑的、感伤的、对爱有着热烈的渴望的。这



种无穷思爱的心性,使他对爱寄有极高的期望,这就几乎注定了他以后情爱经历的崎岖不平。与他的可称为社会活动家的二哥卜少夫相比,无名氏给一般人的印象是孤傲古怪、落落寡合、言语不多而又自负敏感。他的文风是热烈狂放的,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温和而沉静的。他与文学圈子里的人很少来往,他的朋友或是豪放不羁的军人、“浪子”,或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都有着很鲜明的浪漫气质。

3. 藐视文凭的中学生

在扬州乡下上了四年小学之后,卜乃夫回到了南京母亲身边,进入了中央大学附设的实验小学学习。毕业后又考入南京安徽中学,最后又跳班入三民中学,但因为拒绝联考,三年级快毕业时退学,只身到北平开始了他的流浪求学生涯。

北平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里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有全国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有一大批学界名流、知名作家,所以,北京对于当时的年轻学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抱着幻想,从四面八方来到古都北平,来圆他们的求知之梦、文学之梦,力图寻找一条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上最著名的成功者有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等等,稍后的还有姚雪垠。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吉凶难卜的,失望、打击、贫穷、饥饿、疾病始终伴随着他们。当年沈从文在绝境中曾写信向郁达夫求援,而郁达夫给他指出的出路则是“去偷”,“去抢”,否则只好自杀。沈从文在京派文人的扶植下成功了,但这种成功的机会还是极少的。十七



岁的少年卜乃夫不知天高地厚地加入这个行列中，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北平时代的卜乃夫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除了在北平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外，他还在北大旁听。但他的主要时间都是在北京图书馆里自修。他对文史哲都有浓厚的兴趣，钻研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为了学好英语，他曾下苦功背下了一本英文辞典。总之，这段时间的苦修，使他获益匪浅，打下了他一生的知识功底。无名氏后来曾追述他在北大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当时，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日本文学史》和《日文讲座》。他在“五四”时代的声名，使年轻人对他仍抱有一种仰慕之情。无名氏就是慕名而至者。在1934年的冬季，无名氏特地跑到北大去旁听他的课。无名氏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对周作人作了生动的描绘：“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以下而不算太矮的人，著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那时已逾知命之年，但并没有老态，是个蔼然可亲的长者。……他所预备的材料很多，口才也不错，只是绍兴口音很重，虽然他自称为‘京兆布衣’，在古城卜居了二十多年。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语用的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无名氏认为正是因为周作人的“踌躇病”已病入膏肓，难以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去摆脱困境，这正是他日后附逆的重要原因之一。无名氏对鲁迅则是非常敬重的。四十年代在重庆，有过几次纪念鲁迅大会，无名氏都以记

